



Юлий Дубов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最大份额

主编 甘雨泽

〔俄〕尤里·杜博夫 著 孙致祥 宫铁燕 谢盛根 淼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Юлий Дубов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1512.45
400
:2

最大份额

主编 甘雨泽

〔俄〕尤里·杜博夫 著 孙致祥 宫铁燕 谢盛根 淼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描写俄罗斯商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光怪陆离、祸乱连绵的俄国社会的经济金融一隅
俄罗斯新贵暴富的社会黑箱与精神死角

目 录

乱世出“新贵”	甘雨泽
纵身商海的血泪警示	张建华
作者前言	尤里·杜博夫
第一部 谢尔盖	(1)
第二部 维克托	(242)
第三部 维克托(续篇)	(324)
第四部 马克	(461)
第五部 穆萨	(545)
第六部 普拉东	(616)

生命之路的尽头

捷里扬在奥地利待了几个月后，健康几乎完全恢复了。他的外表看起来同不幸事件发生前几乎一样，只是头发全白了，走路的姿势也有些变化。他走路时稍微有点拖着右腿，但是医生断言，理疗和维生素将会使他复原。谢尔盖被允许出院，转入门诊治疗。他住在维也纳朗格加斯街上属于英弗公司资产的一所住宅里。捷里扬租了一辆几乎是全新的雷诺牌小汽车，每天开车去看病，在马里阿西尔费尔路上吃午饭，然后回到住所小睡两三小时，喝完茶后便外出散步。倘是走累了，他就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后吃晚饭，回到家中看电视，夜里开窗睡觉。医生说，新鲜空气和体育锻炼对他的身体有益处，谢尔盖听医生的劝告戒了烟，也戒了酒。每逢星期日只喝一杯啤酒，他果断地限用肉食，转而多吃蔬菜。他在市场上吹毛求疵地选购蔬菜，仔细地挑选每一根萝卜，向营业员打听蔬菜生长的产地以及蔬菜的种植情况。

龙尼·施托伊耶尔是英弗公司在瑞士的生意伙伴。他每月来一次奥地利，给谢尔盖送钱来。谢尔盖很高兴地接待他，款待他喝茶，微动着嘴唇仔细地点数交给他的纸币，然后向客人讲述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强调素食的好处和健康日益改善的情况。每当施托伊耶尔离去后，谢尔盖便从桌旁起身，认真地检查房间，拿一把长柄的刷子仔细地擦洗地板，洗涤餐具，用飘着茉莉花香的擦碗巾把碗碟擦干。他喜欢周围都是干干净净的，东西都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甚至每次去光顾咖啡馆喝汽水或果汁时，谢尔盖都要细心察看桌子是否干净，一旦发现桌布上有黑渍或污点时，便要掉换坐位。

他高兴地回忆起，在医院里的最初几周，他常被送进特护病房。那里四周是浅绿色的墙壁，散射着柔和的灯光，病房里荡漾着悠扬舒缓的乐曲，一个人在那里待上半个小时。离开医院时捷里扬问医生那是什么乐曲，他在笔记本里认真地记下了乐曲的名称，后来去买了好几盒录音带，现在每逢星期六晚上睡前他都要打开录音机听上半个小时音乐，然后才躺下睡觉。他把毛毯一下拉到下巴下面，双手放在毛毯上面，想些令人愉快的事，比如星期日休息天的计划安排。从早晨开始，他先要做

早操,然后洗淋浴,用早餐,然后最有可能的是先去博物馆,或去街心花园,坐在施特劳斯纪念像下听听音乐。听说大学路上的餐厅进了上等洋蓟,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可去那儿用午餐。然后,然后睡上一个小时……晚上他不出声地打着哈欠,双手侧举着伸个懒腰,再沉沉地睡去,一连睡上七个小时,连梦也不做一个。

他已经不再做梦了,回忆也不再打扰他,因为回忆对身体有害,那会降低食欲,减弱肠胃功能,加快脉搏。舒尔采大夫专门叮嘱他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激动。他说,要珍惜身体健康,不要精神负担过重,要多散散步,少感情用事。舒尔采大夫还说,正常地度过一天,就等于多活三天,而不正常地度过一天,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聪明人应非常清楚应该选择什么。谢尔盖表示完全理解,因为舒尔采大夫说得太对了。

有一次普拉东出差飞往某地时,顺路来看了谢尔盖,还未进门就问他身体情况如何。捷里扬详细介绍了他的身体状况,说已经好多了,说他经常散步,睡眠也很正常。他还叙说了每天的治疗情况及其目的与效果。一小时后普拉东走了,谢尔盖很满意,他们谈话只字未提莫斯科的生活和英弗公司的生意。就是说,他确实在康复中,要把这事告诉舒尔采大夫。也许该邀请他吃顿晚饭了,还可以同大夫用俄语交谈,施托伊耶尔可以担任翻译。而且钱那时也不成问题,施托伊耶尔每月要给捷里扬带来四万奥地利先令,谢尔盖认真地数出一万先令,按天数安排使用,其余的钱则放进写字台里。对剩下的钱,他没有任何特殊的安排,只是不想白白浪费掉。以后可以用这笔钱购置一些像样而有用的东西。

施托伊耶尔来维也纳的前三天,谢尔盖站在镜子面前不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头发。他的岁数不算太大,加上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很满意,他想,也许该去收拾一下头发了。离朗格加斯街不远处有一家不大的理发店。一周来谢尔盖几次经过这家理发店时,总要停住脚步仔细观察。他很喜欢这家店内的清洁,穿着洁白的大褂的理发师,他还觉得理发师对工作很负责任。他很想知道这里理发和染发的价格,他要多看几家理发店,以便选择价格最能接受的一家去整理头发。但后来谢尔盖决定,如果理发价格一旦比他预料的要高,必要时他可以对自己每天的开支做适当的调整。

谢尔盖心想,理完发可以到维也纳的郊区去兜兜风,比如说到拉克

森堡去，在那儿的公园里散散步，舒尔采大夫也介绍过这座公园。走到停车的地方后，谢尔盖满意地察看了自己的雷诺小汽车，用专用抹布擦去车门上的鸽子粪，开动发动机稍等片刻让发动机热起来，倾听着发动机空转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他系上安全带，慢慢地开往理发店。他把车停在理发店旁边，走出汽车检查了车门和行李箱后，便走进了理发店。

他决定把头发稍微剪短一点，把头发染成黄褐色。以前他是一头黑发，但现在谢尔盖却宁愿让头发颜色浅一些。头发染了，白的又要长出来，到时候又要去染，最好是少染，时间间隔长一点，避免把钱白花在这上。

理发师给他的头发修剪整理了将近两个小时。一切弄好后，谢尔盖照了一下镜子，颇为满意。他觉得自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看上去要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才四十多接近五十岁，现在看上去甚至还不到四十岁。现在他需要更好地照看自己，不能让白发太显眼，使发型保持良好状态。对，需要立即储备一些适合的染发剂，必须多买些备用。

谢尔盖用了不是很有把握的德语词汇，在讲德语时，夹杂着英语词，请理发师在纸上写下染发剂的名称以及其他必需的材料，付了钱，留下五先令小费，走出理发店后向汽车走去，他对这一天的良好开端很是高兴，出售染发剂的商店就在附近的街角上。由于是单行道，开车去那里要绕过两个街道。谢尔盖想了想，便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墨镜戴上，信步朝商店方向走去。

商店里人很少。谢尔盖把理发师写的条子交给了站在柜台后面的小姐，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橱窗里展示的化妆品和药品的名称。他很满意，这里出售很多有益身体健康的维生素。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记下了其中的两个品牌，以便星期一请教一下舒尔采大夫。

售货员小姐包好了几盒染发剂，行了屈膝礼后对谢尔盖说，“谢谢。”他付了钱后朝出口走去。在门口，捷里扬与一个正走进店里来的穿黑色皮夹克的年轻人撞上了。

“对不起，”年轻人说，那说话的口气只有俄国人才有，“我很抱歉。”

谢尔盖不满地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什么，走出玻璃门后向雷诺

小汽车停放的地方走去，突然间他像钉在地上似的站住了。那个年轻人很像他在以往生活中见过的某个人，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曾与他有关系。谢尔盖本来早已将这件事忘却，那件事已成为久远的过去，留在了那座遍地宫殿、尖顶建筑和破损桥梁的城市里，那儿从海上吹来的阵风把海浪的小水点溅落在人们的脸上，阳光像柱子似的透过毁坏的屋顶向下照射。

谢尔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他一度停止了对周围事物的思索，也回忆不起他是怎样地把雷诺小汽车开到了商店跟前，然后把车停放在街对面柏油路上涂着人字形的地方。有件东西妨碍了他的视线，原来是墨镜，谢尔盖摘下眼镜扔到车的后座上，那里还放着一包染发剂。捷里扬注视着从那家商店门外经过的人群，特别注意从门里走出来的人。但他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由于心跳加速而产生的模糊不安的心情，愈来愈剧烈地侵袭着他，舒尔采大夫的努力可能会因此前功尽弃。

时间一下子消逝了。穿着皮夹克的年轻人终于走出商店来到闪闪发光的镀镍的吉普车跟前，这时谢尔盖耳际响起了轻微的嗡嗡声，他顿时从麻木中惊醒，“我认出来了！”他带着可怕的喜悦叫喊着，“我认出来了！”他旋转了一下点火开关，使劲地踩了油门踏板，使从未受到如此对待的雷诺小汽车像喷气式飞机一样吼了起来。

“往这儿看！”谢尔盖从开着的车窗内朝街对面的阿利克司机大声喊了起来，“往这儿看！你还记得我吗？”

雷诺小汽车霎时间猛地往前一冲，把穿黑夹克的人撞到被撞扁了的吉普车的车门上。

不知从哪儿来的血溅在了谢尔盖的眼睛上。他用西装袖子擦去了血迹，换了档，把雷诺汽车向后倒退了一米。他打开车门后跑向吉普车。阿利克蜷曲的身子牢牢地贴在了车身的凹陷里。柏油马路只有一摊血污，一团灰色的不断增大的珠母蛇在血泊中蠕动。阿利克呆滞无神的眼睛讨好地盯着捷里扬，似乎在问，谢尔盖·阿绍托维奇，明天上午几点钟发车？谢尔盖往死者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转过身去坐到雷诺小汽车驾驶盘后，以极限的速度驱车冲了出去……

奥地利报纸刊登的消息逐渐传到了俄罗斯，消息报也转载了，但凶

手和被害者的姓名由于转译成俄语的缘故被彻底搞错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鉴于被侦查者已死亡，原先发布的对司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德鲁日尼科夫的侦查即告终止。

舒尔采大夫遭殃很惨，报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提到他并指责他，有一次他甚至被称做是俄罗斯黑手党的医生。这不能不影响到临床医院的声誉。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有一天，两辆挂着柏林牌照的梅塞德斯小汽车开到维也纳公墓的大门前。从车里走出三个人，同守墓人说了一阵话后，走到捷里扬的墓前，稍许站了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中等个子，满头黑发，动作敏捷，在墓前放了一束母菊花，然后他们掏出了一个扁瓶子，往塑料杯子里倒了酒，没有碰杯就把酒喝完了。一只杯子留在了墓地上，杯子上压着一块黑面包。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墓前又出现了两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她们长得很相像，她们在墓前伫立良久，悄悄地交谈着什么，稍年长的一个，披着黑色头巾，失声痛哭着。姑娘们后来离去了。此后再也没有人去那儿扫墓了。

在捷里扬曾经工作过的研究所里，人们都在对发生的事件窃窃私议，捷里扬从那儿转到了英弗公司工作，与娜斯佳邂逅相遇后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所里没有张贴任何悼念文字，捷里扬的科研文章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单印本随同邀请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请柬一起仍然常常寄到研究所。

捷里扬这个新来的人在英弗公司只工作了几天，所以他的死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损失。只有莲卡好几天总是泪痕斑斑地出现在人前。另外会计处接到通知：给他的两个女儿支付往返维也纳的费用，在她们出嫁前给予数额不大的赡养费。

在彼得堡，谢尔盖的副手，负责建筑工程的副总经理，因长期盗窃终于败露，被可耻地赶下了台。叶罗普金被重新任命为总经理。这项任命是拉里坚持的结果，认为对他不必要求过高，做生意这一行他完全得心应手，只是要对他严格加以监督。今日河东，明日河西，世事真是难料……拉里到圣彼得堡去了一次，在那里待了三天，做了种种规定。

“早就该这样了，非常感谢你。”临别时叶罗普金对他说。

将今日的商界与昨日的科技界连接起来的第一条纽带就这样断裂了。一只无形的手在墙上用血红的字母写出了伟大先知者所说的费解和不详的语句,扩展和进取——这一人生真谛只有死亡才能阻挡得住,而其他障碍是不存在的。一切都由人们自己支配,结论是:只有永远向前!地平线的那一边是什么?我们走到那儿会看得见的。

第二部 维克托

救护车已无能为力，与之同时抵达的民警执勤队同样也不能打开铁门进入死者的房间。他们只好从楼上攀着缆绳下去，缆绳还未被取走，仍然用铁钩固定在邻居房间里的暖气片上。有个民警爬下去给其余的人打开了门。在查看事故现场时，发现房间的钥匙就放在走廊的一张小柜上。书房的书桌上有两只酒瓶，一只空的，另一只还剩下四分之一。电脑旁边有一沓旧信和一张信用卡。没发现有现金或其他贵重东西。一张大床上铺着干净的被单，被窝是掀开的，显然死者正打算睡觉。根据一切情况看来，上床前他已醉得迷迷糊糊，想起去倒垃圾，钥匙留在了屋内。也许是死者忘了，也许是穿堂风把门吹关上了。他本该安心地等到天亮，等酒醒过来再去找物业管理处的钳工来。结果死者却去找楼上的邻居，顺着邻居家阳台上的绳子往下爬。后来的事情就清楚了。他攀上自家的栏杆，往下一看，头发晕，一松绳，就摔了下去。剩下的就是由医务工作者来接着说了。看上去，这是个典型不过的偶发事件。医生们无非是乘此机会大捞一把，大吃一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持不同政见者

一九七八年维克托·瑟索耶夫已经攀升到高级研究员的位子，领导一个三人小组，从事计算机结构新原理的研究工作。维克托具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外表：一头浓密的黑发，黑眼睛，两道浓眉，一道眉间有条伤疤，眉尖在鼻梁一侧向上翘起。另一道眉下有块胎记，故而看上去，眉毛似乎总是往下垂着。迷信的老婆婆们看到他这张脸，总要祈祷画十字。维克托打得一手好台球，喜好游泳，也好打网球，有时交替着去卡累利河或察合卡佐尔山滑雪。

他父母都是很有教养的人，对儿子的教育很严格。无论是俄国文学

或是外国文学，维克托都很熟悉，还懂音乐，虽然他的辨音能力不行，但他通晓诗词，过目能诵。每逢和姑娘们聚在一起，如果对其中一位有意思，维克托总要朗读上一段。还在去布金石油学院学习时，他曾任智力竞赛学院代表队的队员，后又主管研究所的墙报宣传工作，还负责组织所里的文娱活动。

维克托是在青年科学工作者理事会与普拉东相识的。普拉东是研究所所长和党委书记的常客，出席各种重要会议，经常进出于科学院主席团。维克托受权负责一个青年专家的工作部门，所以他常常要读诗歌。

作为年轻专家的监护人，维克托一直注意保持研究所的一项旧传统。研究所周围是一片草坪，长满了各种灌木。据说许多年前，是一批年轻研究生开辟了这片草坪。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教授、通讯院士、院士。这项传统是每年两次，五月和十月，青年专家们要担任两周的劳动值勤，负责松土、施肥、扫除枯枝叶。这项活动已被视为投身科学的一项实践活动，因此负责管理草坪的事也就落在青年科学工作者理事会的身上。

维克托全面监管研究墙报的工作，这是研究所内部惟一的大众传媒工具，当然要把研究所的活动情况宣扬出来。但他就在这件事上差点捅了娄子。

有一期的墙报上，在固定的来自田野的消息专栏下登了一张几个青年人的艺术风景照片。前面是维卡姑娘，有两个青年专家和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研究生摆出一种奇特的姿势，姑娘就躺在他们身上，照片的背景上能清楚地看到研究所的大门。大门上挂着一幅标语牌，上写着“每一分钟的劳动都在使我们走近共产主义”。照片下面没有解说词，其实这也根本用不着。

墙报是星期三晚上贴出去的，但星期四早上就不见了。报纸出现在老肃反工作者、现在负责内部纪律的行政副所长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奥索夫斯基的办公室里。维克托被立即从讨论会上喊了出来，被叫到了副所长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党委书记柳季科夫、团委书记廖尼亚·顿斯基赫、人事处长布利坚科和普拉东。

“我们已经交换过意见，”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用鄙视的口气说，根本没让维克托坐，也没看他一眼，“我并不打算对你进行教育，瑟索耶

夫同志,这是你们部门社会组织应做的事。但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同意与否或是采取什么方法,这是由同志们来决定。我对墙报的内容始终是有意见的,一会儿刊登一些不太文雅的顺口溜,要不就是农庄浴场上的照片。这当然不关我的事,我也没必要去干涉。可现在简直成了一种政治流氓行为了。瑟索耶夫同志,算你走运,你所交往的都是些体面的人,他们对这种事不会推波助澜。您该说声谢谢,是我首先看到您这张拙劣的作品并亲自把它撕下来的。现在该有个结论了。您是一个集体的领导,既组织研究工作,又负责社会活动。”

奥索夫斯基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那张惹祸的照片。

“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将把问题提到所长办公会议上。由社会团体进行处理,这不,共青团的人在座,这是他们的事。然后由行政方面做出决定。还有,咱们所谁负责青年人的录用工作?”

“我们只负责办理登记手续,”布利坚科立即回答道。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是根据定员编制表做的。”

“定员编制表里哪儿规定要录用这种破烂货?”奥索夫斯基恶狠狠地问道,用手指戳着照片上的维卡,“她是什么东西,不可缺少的科技干部吗?是按裙子的长度录用她的吗?说得更明白点,是因为她的超短裙吗?”

“是根据实验室的申请,”布利坚科立即回答说,“还有到我们这儿的派遣证。申请书是鲍里斯·纳乌梅奇写的,而派遣证是钢铁研究所签发的。”

“这我不知道,”奥索夫斯基撇了撇他薄薄的嘴唇,“如果人事处只管在公文上签个字,那我就更明白了。布利坚科同志,您忘记了人事处该怎么工作。我们给各研究所发去要调入专家的文件,而得到的……”他想了想,“而得到的,布利坚科同志,都是这样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这是科研院所,是世界有名的,而不是什么卡巴莱酒吧^①。谢苗·尼卡诺罗维奇,您考虑一下工作作风,考虑一下!她来我们这儿很久了吗?”

“三月份来的,”谢苗·尼卡诺罗维奇回答说,“所以她还是个年轻的研究人员。”

^① 卡巴莱酒吧,西方国家一种有音乐、歌舞助兴的餐馆或酒吧。

根据当时的规定两年之内不能调动这些年轻的研究人员。

“那就算了吧，”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说，同时他发现台历上写着什么，“我要和鲍里斯·纳乌莫维奇谈谈。他向所长办公会交了一份给实验室增加两名编制人员的报告。对这一问题要全面考虑一下。咱们莫斯科近郊的分所情况怎么样？”

研究所在莫斯科近郊的分所位于距莫斯科三十公里处，是用其他办法无法辞退的那些人的流放地。非常清楚，鲍里斯·纳乌莫维奇·海菲茨只是今年刚刚得到所最高领导的许可给实验室增加人员，他会毫不犹豫地就把维卡调到分所去，更何况他还寄希望于将她的工资定额仍保留在实验室。

“分所里的干部在流动，”布利坚科汇报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

“那好，你们就想点办法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奥索夫斯基转身对柳季科夫说，“您留一下，其他人没事了，干活去吧！”

当大家走到走廊上时，布利坚科也没说声再见，就径直下楼去了。廖尼亚·顿斯基赫迟疑了一下，后来也跟着走下楼去。维克托和普拉东两人留了下来。

“情况不大好，维佳，”普拉东肯定地说，“咱们怎么办？”

维克托两耳发闷，头脑发晕。未曾料到会捅这样的娄子。他完全想像得到，现在奥索夫斯基和柳季科夫在说些什么。星期一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就要从杜尚别回来。那么星期二奥索夫斯基就会把墙报交给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星期四所长日之前，党委和团委就会做出决定。也许星期四晚上撤掉瑟索耶夫组长职务的命令就会下达。由于组内再没有副博士，这个组就会被分流到别处去，很可能分给比比科夫。至于维克托本人，因为他与比比科夫生活上合不来，很可能把他随便塞到个谁也不会去的地方。课题一停，十一月份的研讨会也将告吹。毫无疑问，出书就成问题。最糟糕的是，大家都会感到痛心。最后大家会走到一起，拍拍肩膀，表示告慰询问一下。究竟出了什么事。维克托最无法忍受的，也是他自己最痛心的，是对自己过失的悔恨。如果事情真是如此，他自己在研究所的地位，对自己亲手做的极有价值的课题，甚至工资，他都会毫不在乎。瑟索耶夫深知自身的价值，而且很有信心，他能在任何时候从零重新开始，把失去的再补回来。但他难以想像的是，他竟成

了让别人同情怜悯的对象，而这些人中有很多是不值得他尊敬的，有的他根本瞧不起。

“我要去找布利坚科，我要写个申诉。”维克托凭直觉做出了决定。

“你疯了！”普拉东肯定地说，“简直是发疯了！你该明白，这首先会使廖卡很难堪，其次是我。奥索夫斯基不会这么简单就善罢甘休的。这事不如一下子了结拉倒。

“也许还能想个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说墙报贴出来是为了让我审查一下，而我正在准备去看时，奥索夫斯基就把它撕走了？”

“这是无稽之谈，什么贴出来，又撕走了……这张照片本身就是一大罪状。现在二者只能取其一，要么这件事我们完全胜利，要么全所都会知道我们被教训了一顿……对，我还说什么来着？唉！这个姑娘一准要被撵走。顺便问一句，她是从哪儿来的？”

“她在海菲茨那儿工作。”

“这个女人还正派吗？”

“正派。”

“她是不是同谁睡过觉？”

“没有。”

“拉倒吧，你根本不了解情况。长着这么漂亮的两条腿，哪能没人跟她睡觉？”普拉东沉思了一下，“这么吧，我来处理这事，你不会有事，姑娘也会留下来。但你得答应我两件事，第一，你有空名额时，安排一个人，是谁到时候我告诉你。这第二件事我们现在不谈。反正到时候我让你办，你就办。就这么，说妥啦！”

“如今惟一的空缺就是我的位置。”维克托提醒他说。

“好了，别说了。你写一份离职申请备用，捏在手里。你先回家，星期一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该怎么办。”

第二周的周三，普拉东创造了一个奇迹。真的，这个奇迹一个月后就变成了现实。在星期四所长工作会议上维克托受处分的事并未发生。又过了一周，在星期四的例会上，讨论并决定了关于扩大小组编制以及今后对实验室进行改革的问题。此外，维克托的课题小组似乎还获得了

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的一切研究工作几乎直接由科学院拨款资助。这样一来奥索夫斯基根本就不再与维克托打招呼了。可是当他在研究所走廊里和普拉东相遇时，怯生生地甚至还很尊敬地望了望他。

实际上普拉东并没有策划什么，他自己也没料到会有如此美满的结局。他只不过是给基辅一个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此人深受其所长信任并与其关系密切。这位所长当时正在莫斯科，在科学院主席团处理解决一些问题。普拉东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他的所长对研究所某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感兴趣的话，他，普拉东，可以促成所长和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会面。他非常有把握地通知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的女秘书说，他的一个基辅同事到莫斯科来了，想与所长见个面。

当时基辅研究所在全苏大型计算机研究开发方面是领先的。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有关部门对这个所的研究工作都非常重视，能优先决定对该所的拨款数额。其他研究所，包括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的研究所，只能得到残羹剩饭，而且只能从事一些自选课题进行研究。但基辅所的人非常清楚，在莫斯科，首先是在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的所，集中了什么样的研究力量。这些基辅人对莫斯科行业圈子内发生的一切都是非常关注的。所以两位所长的会晤，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当然，他们可以谈上一百次而不需要普拉东在场。但是普拉东的积极作用，却是这次化学合成过程中的催化剂。

基辅所长来到研究所一小时后，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把维克托叫到了自己身边。毋庸置疑，奥索夫斯基已经把自己的“看法”捅到了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那里，但现在的情况是，没有维克托课题就搞不成。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对基辅所长说，“瑟索耶夫同志在我们这儿搞这个课题，而且已取得了一些有趣的成果，好像专著也将告完成。所以我要向您介绍一下。”

基辅所长握了握维克托的手，对他的著作在哪些刊物上发表很感兴趣，询问他何时在实验室举行研讨会。当他听到受普拉东指示的维克托说，正好今天有，立即表示愿意参加研讨会。

下午三点多时，瑟索耶夫的全部家当，包括一块小黑板都从那十米

宽的贮藏室里搬了出来。这里乃是瑟索耶夫小组的研究场所。东西搬到了一间三十米的大房间里，这是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神圣不可侵犯的备用领地之一。除了基辅客人外，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本人也参加了研讨会，与会的还有对这种兴师动众颇感兴趣的五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另外还有十四到十五个年轻人，他们不愿放弃在近处一睹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风采的机会。普拉东最后一个跑进来，他很谦逊地坐在后面，拿出了笔记本和笔。

维克托喜欢而且善于发言，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一下子把这位基辅人给迷住了。报告结束后，他向维克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但问题多是一个模式：“这个问题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我这样理解对吗？我的同行！”维克托用战士的话语回答他的问题，说得干脆明了：“是的，没有，就一部分。”所长俯身对着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些什么。维克托静静地站在黑板旁，会议厅里一片寂静。基辅人停止了耳语，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想了一下，随后说道：

“谢谢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的报告非常有意思，研究的成果也很有分量。应该再扩大些您报告的听众范围。同志们，谢谢大家，研讨会到此结束。”说完他拉着基辅客人的手，一同走出了大厅。

除了瑟索耶夫下属的几个科研人员外，厅里已经没有人了，维克托命令道：“小伙子们，把器材收拾一下，搬回去！”

“等等！”大厅的一角传来了普拉东的声音，“维秋沙，能和你说两句话吗？”

等维克托走近时，普拉东小声地说：

“你这笨蛋，东西怎么能搬走呢，东西都得留下，而且钥匙也不要交，明天你再搬。赶快把大家都打发回家去，你也回家去。申请写好了吗？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召见你时，你要带上申请去见他。”

“你根据什么说他要召见我？”

“就根据这个！你往窗户那儿看，傻瓜，看见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的‘伏尔加’车了吗？旁边停的‘伏尔加’是基辅客人的。他俩现在就坐在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的办公室里，讨论你讲的东西。你报告得很精彩。你在这儿坐着，看着窗户。如果弗拉基米尔·皮缅诺维奇的车走了，你就可以回家去，准备明天一大早准时来上班。我看他今天就会召